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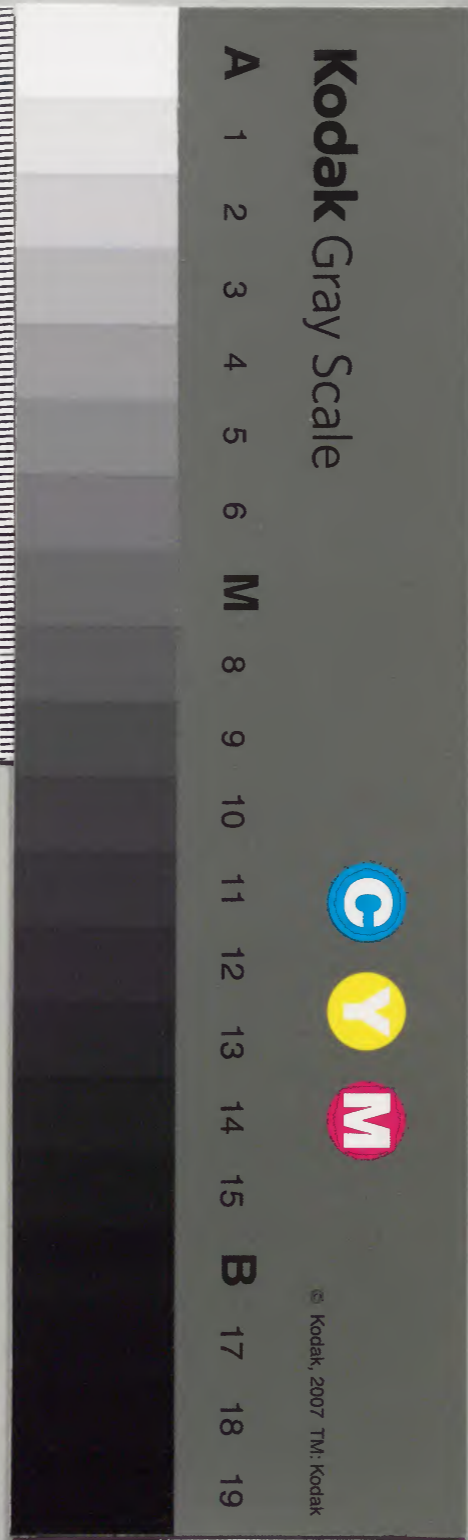
# 群書治要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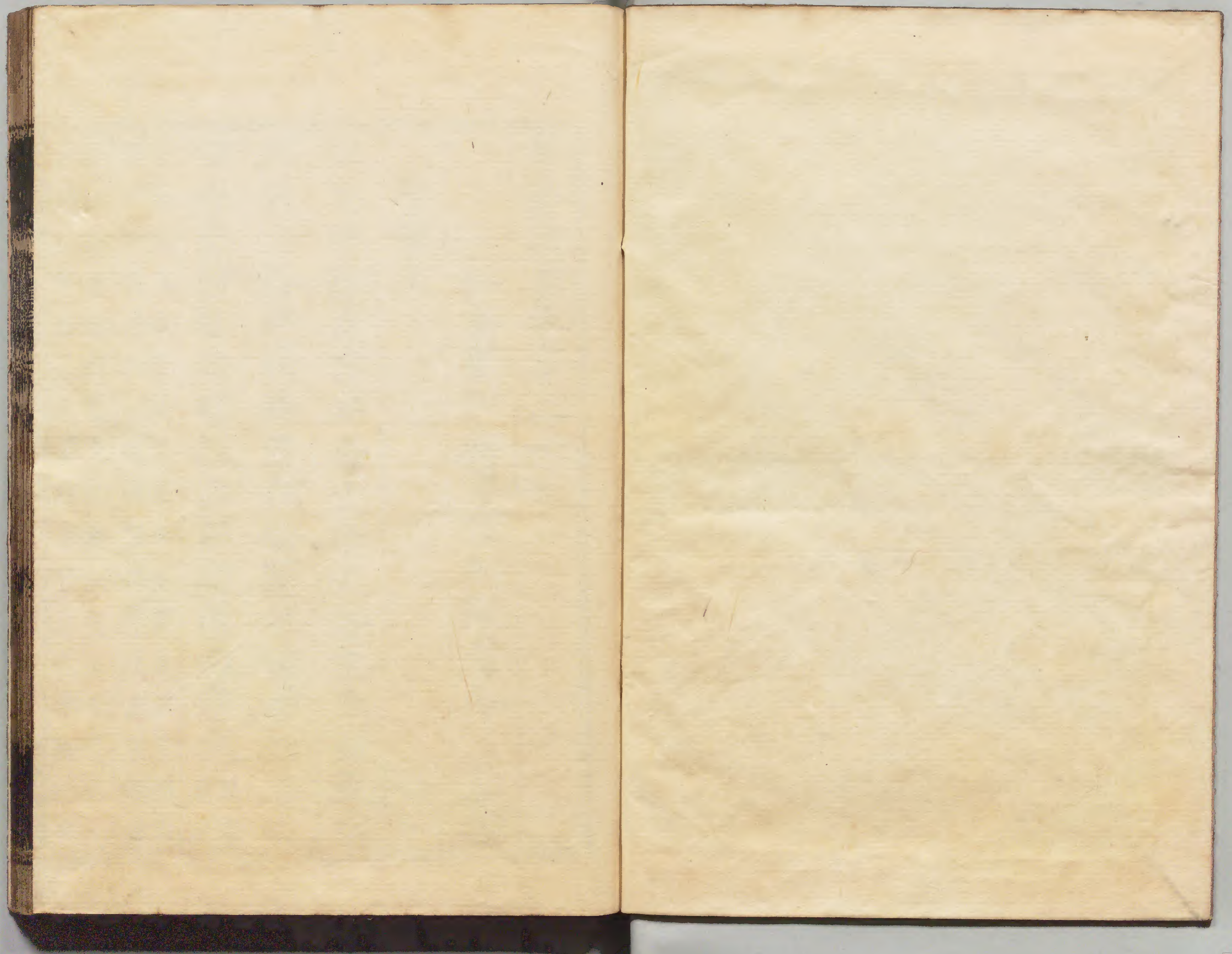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七三五	一三四	一〇	四七冊

內閣文庫		
二七三五	四七冊	二九七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35
冊數	47 (26)
函號	297 21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淺黃文庫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太子也泰始五年

廷尉上西平民麴路伐登聞鼓言多妖妄毀

謗帝詔曰狂狷怨誹亦朕之愆勿罪也孫盛

陽秋云泰始八年帝問右將軍皇甫陶侃事陶固

執所論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求治罪  
詔曰讜言審諤直意盡辭所望於左右也人  
主常以阿媚為患豈以爭臣為損乎陶所執



不讐此義而微越職奏之  
豈朕意乎乃免微官也

咸寧四年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詔曰異  
服竒技典制所禁也其於殿前燒裘甲申勅  
內外敢有犯者依禮治罪

太康元年吳主孫皓降有司奏晉德隆茂光  
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為一宜勒封東岳以  
彰聖德帝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羣臣固

請弗聽

于寶紀云太康五年侍御史郭欽上  
書曰戎狄強橫自古為患魏初民寡

西北諸邊郡皆為戎居今雖伏從若百年之  
後有風塵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  
至孟津北地西河失土馮翊太原安定裁居  
數縣其餘及上郡盡為狄庭連接畿甸宜及  
平吳之威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  
平陽北統河諸縣募取死罪罷三河三魏見  
士四萬家以充此之使裔不亂華漸徙平陽  
弘農魏郡京兆上黨太原雜胡出於其表峻  
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  
策也弗納荀綽略記云世祖自平吳之後天  
下無事不能復孜孜於事物始寵用后黨由  
此祖祚採擇嬪媛不拘拘華門父兄以之罪  
疊非正形之謂高禁以之攢聚實耽穢之甚  
昔武王伐紂歸傾宮之女助紂為虐而世祖  
平皓納吳姬五千  
是周皓之弊也



惠皇帝諱裡字正度武帝太子也永康元年  
遷皇太后于永寧宮賈后諷羣臣奏廢皇太  
后爲庶人居于金墉城九年賈后誣奏皇太  
子有悖書帝幸式乾殿召公卿百官皆入詔  
賜太子死以所謗悖書及詔文遍示諸王公  
司空張華曰此國之太禍自漢氏以來每廢  
黜正嫡恒至喪亂且晉有天下日淺願陛下  
詳之尚書僕射裴頠曰臣不識太子書不審

誰爲通表誰發此者爲是太子手書不宜見  
檢按而王公百官竟無言免太子爲庶人幽  
于金墉城永康元年西夷校尉司馬閭續  
輿棺詣闕上書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  
通手疏以爲驚愕自古已來臣子悖逆未有  
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  
通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沈淪  
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



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稀有寒門儒  
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者也洗馬舍人亦  
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  
臣竊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  
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  
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  
文學亦取豪族為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  
以道訓又無直高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

實不讀書但共鮮衣怒馬縱酒高會嬉遊博  
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凌遲以  
此歎息今通可為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  
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拒命  
而壺關三老上書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漢  
武感悟築思子之臺今通無狀言語逆恃受  
罪之曰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尚可禁  
持檢著目下重選師傅為置文學皆選以學



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名行素聞者使共  
與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  
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使共論議於  
前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  
過之比日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  
之三年思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明帝因母  
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文學皆取  
正人相匡矯事父以孝事母以謹聞於天下

于今稱之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  
由陛下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  
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  
副太事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少復停留先加  
嚴誨若不悛改弃之未晚也臣素寒門不經  
東宮情不私通也當備近職情同閤寺恹恹  
之誠皆為國事臣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  
刑誅書御不從遣前將軍司馬送太子幽于



許昌宮賈后使黃門孫慮賊太子于許昌

賈于

紀云史臣曰世祖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  
原下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歡悅矣聿  
修祖宗之志獨納羊祜之策役不二時江湖  
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  
之舊城班正朝於八荒餘糧委畝外關不閉  
民相遇者如親其遺之者取資於道路故于  
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言雖太平未洽亦足以  
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武皇  
既崩陵土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  
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  
伯實沉之隙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  
戮辱之禍日有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內外混  
淆名實反錯國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  
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門關無結草之固李辱

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於挽之於青冀二  
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制稱二帝失尊山  
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棺託付非才四維不張  
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  
法於亂誰能救之于時天下非斃弱也軍旅  
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祚  
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  
凡庸之才非有吳先王諸葛孔明之能也新  
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脫木為兵  
裂衣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隣國  
之勢也然而成敗異効擾天下如驅群羊舉  
二都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頸受戮乞為奴僕  
而猶不獲后嬪妃王虜尋於戎卒豈不哀哉  
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改利害  
相奪其勢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  
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



競擾古先哲王知利百姓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人况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王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

蕩為辨俚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蕩為通而狹節操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匿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工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是其尊小統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盛之子弟凌邁超越不拘資次愆愆風塵皆奔競之士烈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直筆而不能紀其婦女莊檝織維皆取成於婦漢末嘗知女功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不取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及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瀆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



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問四教於古修負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是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堤防如火斯蓄而雜其薪燎也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施之所由察庚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統之謀而寤戎狄之有疊覽傅玄劉放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翻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事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變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而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子明亂於內外其所由來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也咸和七年

詔除諸養會之屬無益者集書令史夏侯盛表曰伏聞明詔悉除養熊虎之費舉朝增慶咸稱聖主伏惟陛下未觀古今成敗之戒而卓尔玄覽明發自然遣除無益務在審民誠可謂性與天道生而知之孔子十五志學世不惑陛下年在志學之後而思洞不惑之前三代之興無不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陛下不學其興而與興者同功不覽



其衰已去衰者之弊道侔上哲德邁中右吐  
絲髮之言著如綸之美臣聞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故人主之言則右史書之陛下此詔旣  
當等之史籍又宜宣布天下自喪亂已來四  
十餘載塗炭之餘思治久矣陛下智成當年  
而運值百六德音之詔發自聖德願復觸類  
而長之廣求其比無使朝有遊食費祿之臣  
野有逋竄不佻之民使居官者必有供時之

賦則何患倉廩之不實下土之不均凡修此  
術易於反掌耳臣誠恐猥官自朝未不足對  
揚盛化裨廣大猷然自覩聖美心悅至教自  
忘叢細謹拜表以賀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咸安二  
年詔曰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開忠信公坦  
之門塞浮僞阿私之路詢名檢實致之以道  
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批政士無謗讟



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強寇未殄勞役未  
息每念民疲力單則中夜忘寢若不弘政以  
求民瘼簡除遊煩以存儉約將何以紓之耶  
令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可  
除者皆除之宜省之者皆省其鰥寡窮獨癯  
殘六疾不能自存皆生民之至艱先王之所  
愍宜加隱卹各服賜之若或孝子真婦殊行  
異操之人皆以狀條列當有以甄明其節夫

肥遁窮谷之賢泊泥揚波之士雖抗志於玄  
霄之表潛默於幽岫之裏貪屈高尚之道以  
隆協讚之美使惠風流於天下膏澤被於萬  
物孰與獨足山水棲遲丘壑殉匹夫之潔而  
忘兼濟之大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  
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剖符親民各勤所司使  
善無不達惡無不聞退食自公平情以道令  
詩人無素餐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豈不善



哉其各宜攝知朕意焉

武元楊皇后弘農華陰人也初賈充妻郭氏使言於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兼有遺賂及議太子婚世祖欲娶衛瓘女后苦譽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遂成婚

惠賈庶人名南風平陽人也拜太子妃性妬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乃墮地惠帝即位爲皇后虐誅三楊逆裁太后矯害三公荒淫放恣與太醫程據等亂彰于內外詐有身爲產養妹韓壽兒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專爲姦誣害太子衆惡彰著永康元年爲趙王倫所廢賜死

琅邪王伷字子將宣帝第五子受詔征吳孫皓請降進拜太將軍伷旣威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而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統御文武



各得其用百姓悅仰咸懷惠化

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年五六歲能書畫誦詠詩賦秉德清貞宗室之中最爲雋茂遷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梁諸軍事大興佃農入朝薨西土氓黎思慕悲哭涕泣岐路更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其遺愛如此

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也力行敦善甚有名譽爲侍中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皇太子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且孝敬忠肅至性過人太康三年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薨

子冏嗣字景洽與趙王倫共廢賈后倫篡遷冏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冏因民心怨望移檄天下破倫帝反正殿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太築節館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後



房施鍾懸前庭儻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見  
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唯寵親昵殿  
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考竟之於  
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冏驕亂日甚終無悛  
志長沙王發兵攻冏府生禽冏斬於閭闔門  
諸黨屬皆夷三揆

愍懷太子暹字熙祖惠帝長子也謝才人所  
生少而聰惠慧帝即位立為皇太子年轉長

大而不好學喜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  
敬押賓友賈后素忌太子有佳譽因此密勅  
諸黃門閹官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  
時極意狡猾何為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  
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那得畏服也  
太子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有過差之聲  
洗馬江統等諫太子不能用賈后詐稱上不  
和呼太子入朝后不見置別屋中遣婢賜酒



棗逼使飲盡仍齎謗書多未成字稱詔令太子寫之累續催促醉不暇看粗得迹便足成  
特辭后以呈帝帝即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  
黃門令薰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日通書此  
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而莫敢有言者唯張華  
裴頌證明太子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  
表免太子爲庶人於是送幽于許昌宮賈后  
矯詔害太子趙王倫等廢后於金墉城賜死

冊復太子謚爲愍懷

孚字叔達宣帝弟也魏甘露元年轉太傅高  
貴公卒當時百官莫敢奔赴孚往枕屍於股  
號慟盡哀奏治主者會太后有令使以庶人  
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之世祖受  
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涕泣歔  
欬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太魏之純臣也  
臨終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不伊不周不



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遺令素棺單槨  
歛以時服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恭字子舒宣帝弟趙之子也封爲隴西王遷  
太尉爲人廉靜不近聲色身爲宰輔食大國  
之祖服飭麤素肴饌踈儉如布衣寒士者事  
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

劉寔字子真平原人也太祖引參相國軍事  
寔以世俗進趣廉讓道缺乃著崇讓論其辭

曰古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  
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  
故勸令讓賢以自明也賢豈假讓不賢哉故  
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自出矣至公之舉自  
立矣百官具任爲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  
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  
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  
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



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  
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  
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  
之為君莫之能名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  
與焉賢人相讓於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  
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道  
興矣己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  
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

所致耳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  
自魏代已來登進辟命之士及縣在職之吏  
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  
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矣孔子曰上興  
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  
興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賢能之  
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  
先不能無毀也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况不



及孔墨者乎議者僉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  
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  
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  
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  
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  
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亦存不  
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  
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察

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  
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因先用之資而復  
遷之遷無己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  
不息者由讓道廢也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  
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  
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  
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  
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



肖故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莫肯相推  
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  
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  
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  
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  
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介也昔  
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  
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

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  
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  
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  
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  
立盤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  
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  
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讓道不興之弊非  
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



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矣寵貴之地欲之者多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技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治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

行自此始矣知而皆治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夫賢才不進貴臣日踈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爲改此俗甚易矣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耶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



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也書記之者欲以示永世之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

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此爲令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



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  
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  
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  
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勝己故世爭則毀  
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  
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  
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  
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

行而求前也夫如是愚智咸知進身知進取  
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矣避外求者於此  
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無  
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治矣元康  
中遷司空

閻續字續伯巴西人也楊駿爲太傅以續補  
舍人出爲安復令駿旣被誅莫敢收者續聞  
之弃官免歸獨以家財人力修墓終成葬事



遷殿中將軍以疾不拜愍懷太子廢之續興  
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朝廷立大孫纘復  
上疏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至於旦夕訓  
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  
清正老而不衰以為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  
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魏文帝之在  
東宮徐幹劉楨為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  
類吳太子登顧譚為友諸葛恪為賓臥同床

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此則近代之明比也  
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  
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難艱耳至於甚  
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今不忍小相維  
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大孫幼冲  
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朝廷善  
其忠烈擢為漢中太守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為鄧艾鎮西司馬徵



拜議郎世祖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日故征西  
將軍鄧艾誅以性剛急矜功代善而不能協  
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  
者臣敢昧死言艾不及之狀艾本屯田掌犢  
人宜皇帝之拔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  
職先帝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  
忘身前無堅敵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艾功  
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

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  
制摧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  
事可詳論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  
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夫反非小事若  
懷惡心即當謀及豪桀然後乃能興動大眾  
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而獨受  
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  
歎息此賈誼所以愴愴於漢文天下之事可



爲痛哭者良有以也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  
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  
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  
吏收艾屍樞歸葬舊墓以平蜀之功繼封其  
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  
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殉名之士立功之臣  
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世祖得袁省覽甚  
嘉其意

虞惺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閨門  
有孝悌之稱鄉黨有廉信之譽譙王承臨州  
王敦作逆遣使招承承不應與甘卓相結起  
義赴都承於是命埋爲長史望爲司馬敦遣  
魏人等攻戰轉急望臨陳授首埋爲魏人所  
害臨刑鄉人送以百數與相酬酢意氣周洽  
有如平日子弟號泣埋謂曰人生有死闔門  
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敦被誅詔書追述埋



望忠勲贈埋襄陽太守望榮陽太守遣謁者  
至墓弔祭

刑法志侍中臣顧言夫殺生賞罰治亂所由  
興也人主所謂宜生或不可生則人臣當陳  
所以宜殺人主所謂宜賞或不應賞則人臣  
當陳所以宜罰然後治道耳古之聖賢欲上  
盡理務下牧損益莫不深閉慎密以延良謨  
兆庶內外咸知主如此然後乃展布腹心竭

其忠誠耳

廷尉劉頌表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  
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父之小仁而輕  
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令死刑  
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  
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  
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無衣食之資飢寒切  
身志不聊生廉士分節者則皆爲盜賊豈况



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是以徒亡日屬賊盜  
日繁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  
自顧友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無思盜勢  
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  
於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諸重犯亡者變過  
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  
徒生徒也徒亡者積多繫獄猥蓄議者日囚  
不可不赦復徒而赦之此爲刑不勝罪法不

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  
而歲不同故自項以來姦惡凌暴所在充斥  
漸以滋漫議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忤  
聽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  
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心懲其畏剝割之痛  
而不爲也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  
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刑其足無  
所用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



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今宜取  
死刑之恨重生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亡  
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應四五歲刑者皆髡  
笞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  
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誠民見其  
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豈與全其爲姦之  
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  
不可用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

衛展字道野河東人也遷大理上書曰今施  
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  
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  
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斬之雖重猶可也設  
子孫犯事將考父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  
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  
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  
生災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



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地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自元康已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宜虛心者也轉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愚謂宜復古施行中宗詔曰可內外通共議之於是驃騎將軍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

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名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民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也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刑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况行之



於政乎若乃感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  
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蹈井思愚夫之不  
若何取於政哉

百官志中書郎李重以爲等級繁多在職不  
得久又外選輕而內官重以使風俗大弊宜釐  
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人議曰古之聖王建  
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有簡易自帝王而  
下世有增損爵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

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  
射之職如於掌對秦以宣外內事任尚書輕  
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爲治唯  
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爲治  
大體所以遠蹤三代也及至東京尚書雖漸  
優顯然令僕出爲郡守便入爲三公虞延第  
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  
寵田豫胡質等居郡十餘二十年或秩中二



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  
沒世不徒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  
今最隆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  
不以著黜陟不得鄣此爲治之大弊也夫階  
級繁多而望官久官不久而望治功成不可  
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  
郡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直秩  
魏初用輕資亦先試守不稱繼以左遷然則

雋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  
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爲今宜大并羣官等級  
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  
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理書士必量能而  
受爵矣居職者自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  
務求諸己矣裴顧以萬機庶政宜委宰輔詔  
命不應數改乃上疏曰臣聞古之聖哲深原  
治道以爲經理郡務非一才之任照練萬機



非一智所達故設官建職制其分局分局既  
則軌體有斷事務不積則其任易處選賢舉  
善以守其位委任責成立相干之禁侵官爲  
曹離局陷姦猶懼此法未足制情以義明防  
曰君子思不出位夫然故人知厥務各守其  
所下無越分之臣然後治道可隆頌聲能舉  
故稱堯舜於求賢逸於使能分業旣辨居任  
得人無爲而治豈不宜哉及其失也官非其

才人不守分越位于曹競達所懷衆言紛錯  
莅職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橫干他分主  
聽眩莫知所信遂親細事躬自聽斷所綜遂  
密所告彌衆功無所歸非無所責羣下弃職  
得辭宜罰以此望治固其難也昔杜蕢旣數  
師曠退而自酌以罰于職之非記稱其善陳  
平不知簿書之目漢史美其守職政不可多  
門則民擾於今之宜選士旣得其人但當委



責若有不稱便加顯戮誰敢不盡心竭力不當便有于職之臣適不守局則所豫必廣所豫適廣則人心赴之人心通赴則得作威福臣所威福朝之蠹也惟懼張子房之謀者不宜使多外委羣司卑力所職尊崇宰輔動靜咨度保任其負如此詔書必不復數改聽聞風言頗以詔命數移易為不安靜臣不勝狂瞽敢陳愚懷乞陛下少垂省察

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為司隸校尉言於大祖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大祖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耶曾重引據辭理其切朝廷憚焉泰始九年為司徒以疲疾求退孫綏位至侍中潘滔請之於太傅越遂被殺初曾告老時被召見侍坐終日世祖不論經國大事但說平生常語曾出每



曰將恐身不免亂能及嗣乎告其二子曰汝等猶可得沒捐諸孫曰此輩必遇亂死也及綏死兄嵩曰我祖其神乎

羊祐字叔子泰山人也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疏平吳世祖深納之吳軍人前後至者不可勝數祐將入朝而有疾至洛陽遂薨南州市會聞喪舉市悲號而罷於是傳哭接音色里相達百姓乃樹碑峴峯立廟奈

祀行人望碑皆涕泗垂泣杜預代鎮名爲墮淚碑吳滅詔曰祐建平吳之規其封祐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邑五千戶絹萬匹吳平慶會羣臣上壽世祖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豈朕所能爲也

秦秀字玄良新興人也少以學行忠直知名選補博士郡率代吳詔以賈充爲大都督秀性惡憎佞疾之如讎輕鄙賈充聞其爲大統



心所不平遂欲哭師及充卒議謚秀謚爲荒  
公初何曾卒秀議曰曾事親有色養之名在  
官奏科尹之摸此三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  
然資性驕奢不脩軌則朝野之論不可具言  
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曾受寵二代顯赫  
累世荷保傳之貴秉司徒之均而乃驕奢之  
名被於九域有生之民咸恠其行穢皇天之  
美弃羔羊之節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若生

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王公貴人復何畏哉  
謹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  
宜爲繆醜公古人闔棺之日然後誅行不以  
前善沒後惡也秀性悻直與物多忤爲博士  
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李喜字季和上黨人也累辟三府不就宣帝  
復辟爲大傅屬固辭世宗輔政命喜爲大將  
軍從事中郎喜到引見謂喜曰昔先公辟君



而不應今孫命君而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  
見待喜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  
而至甚敬重焉遷大常司黜校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文政癸未



